

日本澁江保著

波蘭衰亡戰史

第壹冊

譯書彙編社發行

MA
K513.4
!

日本澁江保著

波蘭衰亡戰史

第壹冊

譯書彙編社發行



3 2173 3794 2

波蘭衰亡戰史小引

昔者俄國女皇帝。喀撻哩十二世。奉彼得大帝之遺訓。逞其蠶食狼吞之慾。遂滅波蘭。此即詳記顛末之歷史者也。

彼普國權畧絕倫之福來台利克大王。見波蘭非不毛之地。烏可讓俄人獨占。亦起分我杯羹之念。於是說俄與二國。作分割之舉。合三國之兵力。以併聶爾之邑。亦經三次而始遂其陰謀也。

俄公使之擅作威福。巧弄權術。及貴族派之可思休思可氏。身殉國家。書中詳載不遺。足爲後人之殷鑑不尠也。

夙願編波蘭史。爲有國家者戒。今旣得成。非不自幸。惜挂一漏百。遺憾良多。冀讀者於此爲畧窺一斑。欲求詳細。尙旁稽

他史可也。

從來編纂史籍。有若普奧戰史等類。皆爲現存國之戰史。故戰畧上之事實。及政畧上之事實。凡開戰前後之顛末。皆足詳叙。波蘭衰亡史。則不然。國旣亡於百年以前。文獻已不足徵。稽諸佚史。能無暗中摸索之慮。故本書第一編。題以發端。自波蘭建國之初。至衰亡之日。第二編。畧叙波蘭衰亡之人物。

普奧戰史。成於七星期。爲戰爭記事之書。故紙數雖少。猶得詳叙。波蘭分割之事。第一回在西歷一千七百七十二年。第二回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第三回在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歷二十三四年之久。事物錯綜。自不待言。今僅述其大綱。畧

其瑣屑。所引書籍。錄其原書名目。以備閱者參考。(Melchers History of Poland) 無名氏之 (History of Poland) (Kohrauschs History of Germany) (Carlyle's 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 called Fredrik the Great.) (Kelley's History of Prussia.) 以上皆參考書是也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

著者 羽化生誌

波蘭衰亡戰史小引終

波蘭衰亡戰史目錄

第一編

發端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前代波蘭

第三章

戎槩比越斯吉王傳並其治世

第四章

波蘭爲瑞俄二國所左右

第二編

波蘭分割之近因

第一章

俄王肆壓

第二章

俄公使擅拿志士

第三章

義士恢復

第四章

俄土之戰

第三編

第一章

俄大舉攻土 希臘國獨立

第二章

普獨之會 同盟黨漸衰

第三章

俄軍之殘 奧普二軍之入波蘭

第四章

俄奧普三國聯合 同盟黨解散

波蘭衰亡戰史

第一編 發端

第一章 緒言

距今百年前。方波蘭之盛也。波蘭以西曆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滅其版圖。西北起勃爾的克海。東南距黑海百五十哩而近。幅員二十八萬四千方哩。人口一千五百萬。國土之大。俄國以外。歐洲莫能尙焉。氣候溫和。土地膏腴。物產富庶。數大河貫通國內。有運輸之便。故兵馬精銳。強盛一時。而其所以至國勢蹙。國力弊。遂致他國干涉。而覆亡者。其禍端蓋有三焉。一國王公選之弊。二外國干涉之禍。三人民不得與政治之故。所謂滅亡之原。在國王公選之制者。蓋立君共和二政體。其

利弊得失。論者夥矣。何復贅言。然既定其國爲立君政體。以君主爲主權之樞軸。尊嚴之表榜。則公選之制。不如世襲。何則。蓋國王出乎公選。則傷王室之尊嚴。而國內朋黨因之而起。波蘭王位。初爲世襲。制至一千五百七十年。乃更爲公選。制其選也。不選之於其國。而多選之於他國。於是各黨交讎。而來外國之干涉。譬之甲派貴族欲迎王於法國。則傾心于法。以求其援。乙派貴族欲迎王於德。則又傾心于德。以求其援。丙則倚俄國。丁則賴瑞典。各黨分立。互相軋轢。人心無所統一。外國遂乘其隙。陷以賄賂。漸啓干涉之端。脅迫魚肉。無所不至。終爲所併。故國王公選之弊。實爲波蘭滅亡之第一原因。

所謂滅亡之原之在於外國干涉者。初波蘭王奧牙士達斯垂涎瑞典之地。侮其主年少。結俄帝彼得襲之。當時瑞典王實爲查爾斯十二世。歐洲稱名主焉。俄波兩軍。竟爲所破。爲城下之盟而歸。於是查爾斯廢奧牙士達斯。立列斯克仁斯。幾爲波蘭王。後十餘年。彼得大帝。克瑞典。勢日震。助奧牙士達斯復位。乃背約置兵波都。又干涉其軍事。使波蘭滅其十萬兵爲二萬。或曰一萬其他種種。不一而足。皆假手于奧牙士達斯以行其政策。是爲俄國干涉之濫觴。蓋其他日逞野心於波蘭者。實胚胎於此矣。自後俄國以波蘭王爲籠中物。干涉益甚。蓋波蘭首府。幾不在瓦爾肖。而在聖彼得堡矣。及俄主加答利奈二世即位。益跋扈。波蘭名雖獨立。實則俄人之

屬國。視國王也。則一地方知事耳。又置兵數萬于波蘭國內。干涉其國事。脅迫國王。壓服國會。遠竄愛國之士于西伯利亞。設酷刑殺無辜。雖士憤民怨。而恬然無所顧慮。其勢蓋汲汲焉。普王弗列涅律克覺其事。忌俄人之獨占波蘭也。欲共分其利。說壞帝徐設弗。聯合三國。竟分割波蘭地若干。於是波蘭滅者既半。是爲波蘭第一回分割而露國依然僭主權。殺志士。將併吞其全土。普王弗列涅律克維利奄母弗列涅律克姪爲其嗣亦竊竊焉望獨矣。俄普復相合。分割波蘭地若干。於是波蘭滅者過半。波蘭第二回分割其後俄國益酷虐波蘭。普壞亦復欲分其利。至是波蘭不滅者如風前燭矣。雖哥斯叟士果等愛國之士。奮畢生之力以圖恢復。然而大事既去。雖善者亦无如何矣。嗚呼。禍

之未成防之則易。禍之既發。救之也難。燃眉之火。急于燎原。于是三國竟併波蘭而滅亡矣。波蘭第三回分割故外國干涉之禍。實爲波蘭滅亡之第二原因。

所謂滅亡之源之在于人民不得與政治者。蓋波蘭雖夙行國王公選之制。設國會。然其所謂公選者。貴族公選之耳。人民不與焉。國會者。貴族之國會耳。人民不與焉。故人民之視國家。如路人而視國家大事。不異對岸之觀火。其盛也。外征屢捷。其喜之者。貴族也。及其衰也。外侮頻臻。其憂之者。亦貴族也。至人民則毫末不加喜戚于其心。是故曰文事曰武備。曰內治曰外交。攘臂出力以當之者。皆貴族而非人民。嗚呼。民者國之本也。國之禍。國受之。國受之。非于民之外。別有所

謂國者。以受之也。則民而已矣。民既不知國事也。則本撥矣。而欲以之當豺狼之敵。豈可得哉。故曰人民不得關政治實爲波蘭滅亡之第三原因。

要之波蘭因國王公選之制。朋黨相軋。而國家不統一。接壤于包藏禍心之國。而不能拒其干涉。貴族跋扈。不使國民關國事。而國本不固。此三者實其所以陷覆滅之禍也。呼嗚黨禍興矣。干涉至矣。而人權不昌。觀乎波蘭之亡。而不翻然皇然者。其非人心也哉。其非人心也哉。

第二章 前代波蘭

波蘭人。屬斯羅芋於鬻克種族。遠遡上代。則與載細亞人同種。斯羅芋於鬻克種族。一時蕃衍於歐洲。東南部。自勃爾的克海。及阿濁利亞的克海。至烏拉山脈。地方流裔。支分數族。夙占維斯丟羅。在波蘭今屬俄羅斯。墾塹爾。在普魯士。兩河附近之地。其一稱波蘭尼。平地住民之義。種族者。壓服他族。擅勢威。後漸發達。遂建波蘭國。波蘭當最盛之時。幅員二十八萬四千方哩。比法國大三分之一。法國面積二十萬四千方哩。比波蘭三之二也。人口凡一千五百萬。

斯羅芋於鬻克種族者。歐洲中部以東人種。如黑海勃爾的克海俄羅斯、匈牙利、匈牙利又多蒙古人種、打爾摩施亞、波蘭、勃辟蜜亞、及多惱河邊勃爾的克海濱、各地住民皆屬之。

波蘭人崇拜偶像。當西曆十世紀末德意志與勃辟蜜亞諸國基督教教師。屢來往宣布教旨。波蘭人遂奉基督教。自是其國情稍爲英法等國所知。

西曆八百三十年。宋文宗太和四年庚戌 彌亞斯得。即波蘭王位。子孫相

繼。君臨此國。稱爲彌亞斯得朝 至路易王。路易原爲匈牙利王以波蘭王哥施蜜亞姪爲之嗣西曆一千三百七十四

年即波蘭王位 崩而無嗣。王女辟濁維駕即位。西曆一千三百八十四年元泰定元年甲子 與利

丟亞尼亞公惹臬命婚後。惹臬命立爲波蘭王。子孫相承。凡

二百年。稱爲惹臬命朝

惹臬命朝。波蘭文化大進。文學一途。在文明諸國中。占最上

等。如哥羅科大學。哥羅科波蘭一府今屬奧地利 於中央歐羅巴稱最盛。碩學

歌伯尼即出于是時。

歌白尼者。西曆一千四百七十三年明成化九年癸巳。一千五百

四十三年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波蘭國篤侖人也。稱近時天文學鼻

祖。古氏研究太陽繞地球與地球繞太陽二問題。著天體

運行論。其說曰。在地球上望太陽若太陽繞地球者。其實

不然。地球有二旋轉。一爲日旋。一爲歲旋。日旋者謂地軸

每日一旋轉。歲旋者謂地球每歲一周太陽也。是論在當

時頗爲世人所排。如天主教徒以是爲背戾聖經者。極力

詆之。然而真理所存。竟不得滅。遂爲千古確說。事詳于濫江氏萬國發明

家列傳

波蘭與俄羅斯。分其民族爲二階級。一稱貴族。一稱奴僕。熊言

民貴族者。於國民中享有特權。屬此階級者。併僧侶其數凡

二十萬人。其餘數百萬人。悉爲奴僕。此少數貴族。位國民上流。自以其身體爲神聖不可犯。而掌握生殺與奪之權。視奴僕如犬馬。至奴僕則耕耘勞作。常供貴族驅使。終歲不暇休息。伏壓社會下層。畢生不見天日。故所謂波蘭史者。其實波蘭貴族史耳。

波蘭奴僕即庶民。皆爲可憫不幸之民。然亦有數多階級。就中稱農僕者。最衆最賤。無學無知。幾類禽獸。若其在波甄瓦爾肖撫侖堡埤等都會之地者。則善諸般技藝。文化頗有可觀。

一千五百七十二年。明隆慶六年壬申波蘭王西細斯曼陀塿駕斯達士崩。無子。於是惹臬侖傳世。凡百八十六年。而系統全絕諸

候相議。迎奄囊公顯理于佛國立之。顯理佛王查爾九世之弟。介差倫泥滅塗施佛王顯理二世妃之子也。波蘭自是爲公選王國。選舉王政。選舉國王之權。屬立法議院。立法議院者。合元老代議二院而成者也。元老院爲重貴族院。代議院爲代議貴族院。此二院及國王相會。以成波蘭國會。國會每二年一開。其會期無定例。從國王之意。王若欲開會。則送召集書暨議案于議員。於是貴族相會。各邑選舉議員三人。爲代議士。委以處辨大事之權。及期。國王元老暨代議士集會議場。議場抵設之于首府瓦爾肖聚議一切。此際坐次應對尊卑之別極嚴。無敢犯者。然至立法上權力。謂發議權等則各員同一。莫有區別。波蘭國會。其初尙能秉公正。誠實謀國。及後漸次頹敗。惟一己之利是

圖也。

波蘭國會。有可笑之慣例。失議事之靈便。損立法官之勢力者。今舉其一二例。如會期限六週日。過之則雖有重要事務。不問其結否。直閉其會。又如一切議事。欲決之。則須各員均贊同。且雖有善謀良圖。多不至見決行。而徒議決。以悅議員之心之類是也。以是議院六週日間所盡瘁謀議。或不能得一員贊同。或爲會期所限。往々不得効力。國事之不振。職是之由。波蘭國王之於國事。其權力甚微。而其意見亦不能逃議院之論駁。與諸員無異也。代議士者。貴族貴邑選出之外。又有都府選出者。亦貴族也。如普魯士。普魯士之地。亦在波蘭城內。據濫十五年波蘭王施屈曼陀封撫甸堡侯阿兒陀爲普魯士公。是爲普魯士王之祖。當時普魯士爲波蘭屬邦。其君亦不過波蘭一貴族而已。雖別

置立法議院。若波蘭王選舉大事。則亦出其代議士于波國會。

以上以下各節波蘭始爲公選王國

皆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波蘭國政體之

概略也。當時政體實所謂貴族政治。而貴族選出議員與官吏。共謀國政。度民則力作供養。唯貴族使命是從。毫無參政之權也。

奄裏公顯理。

又稱未阿路顯理

實爲波蘭公選王之始。然即位僅一年

佛王查爾九世崩。

西曆一千五百七十四年

無嗣子。遺命讓位顯理。於是顯

理遜位歸佛國。波蘭王位復空。一千五百七十五年。

明曆三萬年乙亥

諸侯又相議。選斯底芬貌篤利爲王。斯底芬貌篤利者有謀畧兼有勇力。起于匈牙利一貴族。土蘭施兒爰尼亞之公爵

也。

貌篤利王之時。波蘭久與俄國接干戈。竟獲勝。貌篤利王猶以爲未足。復進入莫斯科。大掠而還。役罷。王又率驍騎伐韃靼人于東。懲之使不能復寇。又懷撫哥索克兵。訓之使向化。及晚年。瑞典人圖畧勃爾的克海濱。侵波蘭地。王將邀擊之。師已戒。王偶獲疾而崩。時一千五百八十六年也。

貌篤利王崩後。欲爲王者四人。其二人共爲墮地利家親王。一人爲莫斯科帝。即俄羅菲於獨爾宥亞那維的。一人爲瑞

典王戎三世之子。西細士曼陀未亞差。一千五百六十六年生。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崩。各黨分爭。頗劇。未亞差遂昇王位。是爲西細士曼陀三世。在位四十五年。此間波蘭政治史與俄羅斯及瑞典政治史相混。

以事涉冗長。略而不載。

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天聰五年壬申)王崩。太子于羅涅斯羅

士爲衆所推。嗣王位。四十八年。順治五年戊子于羅涅斯羅士崩。太

弟戎智施蜜爾又被選。嗣位于羅涅斯羅士之時。與俄羅斯

土耳其瑞典諸國戰。率無寧歲。至智施蜜爾之時。韃靼人哥

索克人亦來寇。加以貴族之叛。人民之亂。內外多事。而智施

蜜爾王性恬澹。枯寂。不能堪其位。六十八年。康熙七年戊申遂遜隱

于佛國。七十二年。康熙十一年壬子崩于聖日爾麻允寺院。先是。前王

喪地于俄人。至王之時。撫蘭甸堡。屬波蘭版圖叛爲獨立國。即普魯士國

於是波蘭境土稍蹙。

智施蜜爾王遜位後。二年間。外承兵亂之餘。內有王位繼承

之爭。人心洶々。一千六百七十年。康熙九年甲戌小諸侯相結。成一強黨。遂選立蜜智越兒。威斯尼澳維吉王。威斯尼澳維吉之爲人。嫵媚而昏愚。年尙少。其即位也。大諸侯不慊於王。將作亂。偶土耳其來侵。國內復相協。戮力以當外患。土耳其軍甚衆。侵東南境。勢如破竹。波蘭將士雖精銳。而不能當其鋒。至七十二年。康熙十一年壬子竟乞和割地。與土耳其盟。且每歲納二萬二千打曷土。約五萬圓于土耳其。旣而波蘭貴族耻是盟。欲與土耳其戰。當是之時。波蘭之危如一髮引千鈞。幸威斯尼澳維吉王崩。而戎槩比越斯吉被選爲王。一千六百七十四年即位遂能轉禍爲福也。

第三章 戎朶比越斯吉王稱戎三世傳并其治世

戎朶比越斯吉。以一千六百二十九年天聰三年己巳之夏。生於和

歷斯其。和歷斯其。貌刺克。俄羅斯之一小都會也。其地在利丟。亞尼亞波蘭國境。架發西庵山麓。為高原中最高地。世為貴族。

父為克刺高城。留守。領大邑。母波蘭名將對爾仇斯吉。西細斯曼

陀三世之時。擊露人以功著。之裔孫也。戎朶比越斯吉。幼時在父邑。與兄馬克共學。

十六歲。與兄遊學于邑里。為法王路易十四世之親衛士官。

既而去法。共遊于意大利。又遊于土耳其。此時波土未交戰也。

朶比越斯吉兄弟之在君士但丁堡也。會本國有亂。哥索克

人亦侵邊。聞報。即歸國從軍。盡力于戎曷西密爾王及韃靼

之役。馬克戰歿。朶比越斯吉猶從軍。位漸進。一千六百六十

年。

年。順治十七年庚子俄軍侵東邊。爲征討軍司令官。

是役也。槩比越斯吉。擊俄將西越歷滅突弗於斯露發昵差。獲大捷。名大顯。歐洲全土無不知其名焉。

後六年。望益隆。戎智施密爾王。以爲具蘭土馬查爾。宰相尋兼

任具蘭土督土曼。陸軍元帥文武兼資。蓋異數焉。王旣授槩比越

斯吉以是任。亦不復退之。蓋波蘭憲法。王得予榮譽于人。不得奪之也。

千六百六十七年。康熙六年丁未哥索克軍韃靼軍再侵波蘭。槩比

越斯吉率軍拒之。捐私財募士得二萬大破敵軍。敵軍懼乞和事。遂平。當是時。波蘭蓋岌岌矣。然一戰而霸。威振鄰敵。則生比越斯吉之力也。

戎哥施密爾王遜位。威斯尼澳維吉立。塑比越斯吉猶以陸軍元帥征討土耳其。軍總督用一千六百七十一年。康熙十七年。十二年。壬子。之役。屢破勁敵。奏奇功。土軍驚歎。服其勇。然當時朝政失宜。主昏民乖。塑比越斯吉不能竟其志。而波蘭國會遂乞和于土耳其。帝忍辱受盟。而國內騷擾。寇匪四起。貴族奴僕僧侶互相排爭。貴族中有相結謀。廢國王覆政府者。塑比越斯吉視時不可爲。乃去瓦爾肖。退隱于家邑。當是時。革命黨相結謀廢立者在瓦爾肖府。自稱勤王同盟。謀改正憲法。欲強行國會不得議之事。則圍結聚黨者。波蘭貴族慣用之手段也。有抱私怨于塑比越斯吉者。因此紛擾。誣以謀反。於是塑比越斯吉爲同盟團所召。詣瓦爾肖。貴族數十人。騎兵數聯隊。慮有奇禍。隨之法廷。即勤王同盟團及

至。人皆怖。不敢問。於是塑比越斯吉責勤王同盟團背國憲。使之復國會常體。又疏辯已事之誣妄。潛者戰慄不能復爭。遂處死。

塑比越斯吉又以土耳其條約。毀損國體。演說主戰之利。聽者感動。皆服其說。於是塑比越斯吉將兵三萬。進攻土耳其。圍古土仁城。陷之。古土仁城者土耳其之一堅城也。守禦皆精悍。塑比越斯吉一戰拔之。進擊莫爾多未亞。及比華羅西亞。畧其地。土軍退涉多惱河。河之北。無一土軍焉。泰西史家贊是役曰。基督教國與異教國戰。三百年來未有之大捷也。波蘭軍乘勝益進。會威斯尼澳維吉王暴崩。諸軍聞報。悉引歸。將立新主。選舉之會。咸集于瓦爾肖。王之獲疾。因過食林

檣云。

塑比越斯吉及從征諸貴族之歸于瓦爾肖也。選舉會方開。而選舉人中有二大黨。一欲立路爾來涅公查爾斯。壤國爲之援。一欲立那友堡弗律非。法王路易十四世爲之援。二黨所推。共爲外國人。蓋當時貴族氣習頹敗。外國之貨賂與勢力。有能左右之者矣。倚澳黨尤多。事將定。塑比越斯吉入會。塲議曰。君禰公宜立。於是論議沸騰。會塲騷然。有一人呼曰。統治波蘭者。不可不爲波蘭人。又勵聲曰。宜立塑比越斯吉。衆議爲之動。塑比越斯吉竟爲所推戴。立爲波蘭王。稱戎三世。實一千六百七十四年。康熙十三年甲寅也。

塑比越斯吉即位。大革弊政。設學校。訓貴族。又極力擴張武

備。當是時。土耳其猖獗。震懾全歐。波蘭適當其衝。輒爲所逼。塑比越斯吉王以百勝之勢。進擊之。蓋將驅逐之于歐洲境外焉。而復建比散丁帝國。東帝國之義。今歐羅巴土耳其王抱此一大志。將先聯合歐羅巴諸大國。土耳其業已侵意大利。略取君士但丁堡。又欲略羅馬。於是羅馬法王。率先贊王之計。

爾後王屢與土軍戰。更欲一大決勝負。戒師未整。打摩斯曷斯府。亞細亞土耳其之一府副王。土耳其諸州各有副王。設政廳管掌刑罰。賦租兵馬之事。土耳其帝所任命也。率兵三十萬入寇。壓境而陣。王兵不滿萬。據尼斯底爾河畔二小村而拒之。抗戰二十日。在重圍中。糧食彈丸共竭。乃拾收敵丸反擊之。敵兵驚其勇。稍却。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十四日。波軍晨出砦外。部伍整肅。如一若胸有成竹者。據子無名

氏波蘭史英文土軍望見之。惧而相語曰。是非人所能爲。彼王必妖術師也。勿敵妖王以自傷。副王不能制。慮軍心之亂也。又聞波軍援兵將至。乃講和。波軍許之。盟成。塑比越斯吉乃凱旋于歡呼聲中。

後七年。波蘭無事。塑比越斯吉益勵精圖治。波蘭貴族素恃門地。輒抗王命。忌王之聲譽日隆。舉凡王之所謀畫。欲增幸福于國民者。則疑以爲增長王權。謀妨之。是以王所施設。時爲所沮。王又思憲法多缺典。欲改訂之。不得全議會之贊同。善謀良圖。亦不能決行。故欲謀一事。必曰夕勞心。而王后馬利法人性陰險。多隱謀。王又以爲憂。既而一千六百八十三年。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土耳其復寇基督教國。王率兵出戰。是役也。似增王

之憂。其實則率國內不逞之心。驅之敵外。患王蓋竊喜之云。土耳其又欲起空前大軍。侵畧基督教國。修戰備者久之。而其鋒所向。不在波蘭。而在奧地利。其原因如左。

法王路易十四世。奸譎多謀畧。陰結土耳其。欲假手于土軍。使之襲其敵。且期土軍之必勝。竊聳波蘭貴族。謀廢波王。蓋土軍所畏。唯有塑比越斯吉。以爲廢王則戰捷可必也。塑比越斯吉以計襲法公使。上路易王密疏。於是路易之奸計悉露。

塑比越斯吉乃召集國會。宣密書于議院。書中所載列會貴族多有連累者。塑比越斯吉故言曰。是必有誤也。朕固信是曹非不忠不義者。雖然。卿曹亦不得不先從大事。使人自信。

遂得全會同意。宣言開戰。

當是時。土國大臣智羅麻斯答布將兵。襲匈牙利。將進攻壤。

都維也納。全歐震駭。獨逸帝烈於波爾土。狠狠而遁。維也納

一切防禦。委之于路爾來稱公查爾斯。與塑比越斯吉爭位事見于前。七月十

五日。一千六百八十三年土軍遂圍維也納。基督敎國勢頗岌岌。非塑比

越斯吉不能救。而德皇及羅馬法王接踵遣使乞援于瓦爾

肖。當是時。澳波素非交親。又有前日爭位之怨。皆謂塑比越

斯吉必不應。塑比越斯吉聞急。以土耳其爲歐洲宿世讎。深

疾其猖獗。欲驅除之。於是捐私怨。就公義。奮然援維也納。時

一千六百八十三年。康熙二十年癸亥也。合國聞報。尙疑其勝敗未決。

塑比越斯吉王軍會路爾來爾公。查爾斯軍於敵爾不倫。九月

十一日。至加稜堡。自山巔瞰維也納。並察附近土軍之情狀。翌十二日。波王先依例。聽讀經。陪聖餐。乃下山突擊。敵軍聞王名。驚竄于城濠中。王見土軍堅。猶不可破。乃止。翌日。將大舉破敵。午後五時。諜者還自城中。報曰。敵將加羅麻斯答布在幕中。與二子飲珈琲。王乃乘其不意。掩擊之。傳令全軍急備戰。分軍爲三。當敵中堅。及左右翼。三面齊擊。敵中韃靼兵哥索兵等皆識王面。見王進。大驚。甲乙相傳。莫不恐怖。敵將加羅麻斯答布始猶疑王之未來。於是乃知其真。太息曰。噫。此君果來。吾事畢矣。言未畢。波軍騎兵越城壕。進營中。呼曰。上帝助我。土軍辟易大潰。加羅麻斯答布亦爲潰兵所擁。逃于澳國。不敢見。蓋塑比越斯言一人極全歐矣。

此一語引用英國刊行四季發

波蘭王已捷。勒兵入維也納。詣寺院感謝神恩。王到禮拜堂。
方跪壇上。有一僧高唱聖書曰。玆有神所遣約翰者。新約聖書
有約翰傳
文王名戎故云聽者感動。皆流涕而退。此事播于全歐。苟信基督教
者。不問其爲新教徒。爲天主教徒。莫不頌讚塑比越斯吉名
于神前。羅馬法王尹那聖十一世感于神前。蓋一月之久。呼
波蘭王之名而讚之。於是塑比越斯吉王之名。耀于全歐。爲
人所稱道。

塑比越斯吉王既驅土軍于奧國。歸而修政。然王后之陰險。
貴族之朋黨。亂仍未已。有爲壓制者。爲叛國者。爲自由之敵
者。至有欲決鬪者。嗚呼。此亦爲波蘭將來無政府之朕兆歟。

王悲之。知波蘭之盛。將不久也。

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議會將終。王告列會貴族曰。

朕不信有所謂前兆者。然以基督教徒之一人。固信正大而有力量造物者之司國家之運會也。苟當路者有不正之行。則造物者必降罰而滅其國也。王之預知波蘭之將來。徵此一語。亦明矣。

於是王將辭位。貴族等大驚悔。固留之。王不得已。復視萬機。晚年。王憂內亂外禍之未有已也。耽文學。玩教旨。以自慰。一千六百九十六年。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以基督聖禮節遽崩。壽六十七。後世史氏吊之曰。波蘭國之興機。隨斯王而去地下矣。

第四章 波蘭爲瑞俄二國所左右

塑比越斯吉王崩後。波蘭王位幾有競市之觀。投價最多者獲之。當時候選者。爲惹母斯塑比越斯吉。前王戎塑比越斯吉之子君底公巴威里選舉公索遜尼選舉公弗列泥律克塿駕斯達斯而弗列泥律克塿駕斯達斯出多結托波蘭貴族從者既大半。又以兵力脅迫其餘。遂選爲波蘭王。稱塿駕斯達斯二世。

王先是即索遜尼選舉公位。於歐洲中有最剛最美之名。塿駕斯達斯二世素好戰。覬勃爾的克海濱里未於尼亞之地。此地本屬于丟突寧克種族。久爲瑞典波蘭俄羅斯所垂涎。後歸瑞典者。垂五十年。塿駕斯達斯欲得之。而俄國彼得大帝。西曆一千六百七十二年。生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崩。亦欲得瑞典某地。兩國乃同盟。共

伐瑞典。謀取勃爾的克海。及芬蘭士灣濱海之地。奧駕斯達斯進兵入里未於尼亞圍里駕。

瑞典王查爾斯十二世一千六百八十二年生一千七百十年十七年那威進擊之際中砲丸而崩

世當是時。固未識其爲不世之傑也。知之者則謂之爲龔豪。爲剛愎。波王奧駕斯達斯俄帝固共謂瑞典。一擊可破也。不知礮聲一轟。睡獅頓醒。瞋眼磨爪。蹂躪羊群。其勢不可當。而查爾斯之名。自此震懾歐洲云。

史家曰。查爾斯自此拋快樂安逸。勉學奢侈。垢衣蓬髮。而專用心于軍事。

既奧駕斯達斯王聞查爾斯一戰破俄。大驚。以爲出意外也。查爾斯乘破竹之勢進擊。王見其不可當。急解里駕圍而引。

歸。瑞典軍追之。破索遜尼兵。奧駕斯達斯軍多索遜尼兵竟復里未於尼亞。奧駕斯達斯欲率波蘭兵再戰。波人怨王之違衆開邊也。又憤其多招索遜尼兵入國內。不從王命。縱瑞典軍入國內。元老院不認奧駕斯達斯爲王。以波蘭民主國之名遣使于里丟亞尼亞請和于查爾斯。查爾斯使人告使者曰。朕固不好與奧駕斯達斯訂和約。若夫波蘭國民之使命則請。喜而有所商議。然使者尙介意于奧駕斯達斯。不全從查爾斯意。查爾斯遂不答曰。朕將親到瓦爾肖有所答。

於是查爾斯自里丟亞尼亞向波蘭。一千七百二年。康熙四十四年壬午五月五日。至瓦爾肖。先是波蘭王。奧駕斯達斯募兵赴索遜尼。瑞典王。查爾斯謁教長羅惹斯吉曰。波蘭不廢其主。則和議決不能

成。波蘭國人未即從之。於是瑞典王縱精兵。與奧駕斯達斯戰。屢敗之。波蘭大恐。再乞和。波蘭國會。遂從瑞典王之意。廢奧駕斯達斯。而和議始成。

奧駕斯達斯既廢。瑞典王及羅惹斯吉之黨。謀立惹莫斯塑比越斯吉。奧駕斯達斯疾之。竊執塑比越斯吉于弗列斯漏之邸而去。又謀立其弟亞歷山兌望比越斯吉。固辭。波蘭國會乃遣使就查爾斯謀之。波斯那尼伯斯達尼士羅斯。列士克仁斯吉爲使。列士克仁斯吉者。波蘭之世族也。父曰羅布越爾。列士克仁斯吉曾爲波蘭大藏大臣。世言不知列士克仁斯吉家者。不知波蘭也。

列士克仁斯吉之使瑞典也。瑞典王深稱讚其爲人。謂調停

波蘭諸黨之間者。莫列士克仁斯吉若。遂推薦之爲波蘭王。
實一千七百四年。康熙四十年甲申七月十二日也。

於之波蘭有二王。

列上克仁斯吉及埃駕斯達斯

二年之間。互相爭競。國乃疲

甚。瑞典王援新王。大破舊王軍。窮追之。力屈。乃從查爾斯之言。遜波蘭王位。埃駕斯達斯與查爾斯會於漢土爾獨布。查爾斯唯言朕之長靴自始穿至今。則既六年矣。不及其他。會畢。埃駕斯達斯贈書于新王。卑辭賀其即位。並祝國民益享幸福。乃退歸于索遜尼與波蘭絕。

查爾斯既竟波蘭之事。又逞其威于獨逸各州。於是專與俄羅斯敵。而彼得大帝者。亦稀世之雄主也。查爾斯欲蠶食四隣。而彼得亦欲肆其西封。圖勃爾的克海周邊之地。兩虎相

角者二十餘年。自一千六百九十七年至一千七百十八年其間二十年也。而瑞典常勝。彼得以波蘭之勝。在兵之熟練。于是銳意治軍。常曰。瑞典軍之久困。余是則余之福也。爲其所鍛鍊矣。終當勝之。而瑞典王狃于波蘭之役。欲廢俄帝。于是益發兵。冒寒而進。至猶克羅尹。瑞典軍久歷艱苦。不以寒爲意。且猶克羅尹民。叛俄帝而通欵于瑞典軍。瑞典軍以爲由是而進莫斯科。可唾手而得也。俄帝慮兵之未足勝瑞典也。慎之。乞和于瑞典。查爾斯期必捷。不許曰。朕將到莫斯科成盟。使者復命。俄帝笑曰。查爾斯欲爲歷山大王。西曆紀元前三百五十六年生。三百二十三年崩。馬基頓之英主也。奈朕之不爲脫里亞斯何。脫里亞斯爲歷山大王所滅。故有斯言。

查爾斯進軍。至距莫斯科一百陸牙。三哩爲陸牙。許之地。百草荒寒。

無所勦奪。士卒餒甚。是蓋俄國得意之方法。百年後。拿破崙亦陷此覆轍云。查爾斯之敗在一千七百九十年拿破崙破崙之敗在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其間百四年查爾斯不得已。自捷徑經哥索克種族之地而退。俄軍追擊之。大戰于巴爾士瓦。敗績。時一千七百九十年康熙四十六年己丑七月八日也。是役也。查爾斯悉亡其所獲。遁于土耳其。僅聚波蘭及瑞典殘兵。淹留凡四年。土帝力卻之。查爾斯曰。朕不得恢復。誓不退此地。查爾斯由是得鐵頭王之名。巴爾士瓦之戰。歐羅巴之大勢。爲之一變。而波蘭之局勢亦因之而變。塙駕斯達斯乘查爾斯之落魄于士爾其。直入波蘭。列叔仁斯吉知不可敵。遁之土耳其。其投查爾斯。土耳其人幽之。旣而放之。列叔仁斯吉乃退于查爾斯所授之一小邑。

茲猶潘公國 茲猶潘德國之一地瑞典王世襲之一 閑居。

三六

列叔仁斯吉一千七百六十六年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崩。著作頗多。其女馬理列叔仁斯吉爲佛王路易十五世之后。

於是塙駕斯達斯再踐祚。然波蘭際此變革。國是愈非。蓋前王斯達尼士羅斯 列叔仁斯吉 之於瑞典。雖爲所推輓。而非若瑞典之附庸也。且查爾斯王寬大。若波蘭事甚少。及塙駕斯達

斯之後。雖名爲獨立。其實俄國干涉箝束。煩累苛刻。日甚一

日。 民心既離與羅斯達斯爲俄國所支持得保其位 而俄之垂涎于波蘭久矣。于是使波

蘭滅其兵十萬爲二萬。 弗烈著波蘭史曰一萬八千人 其他假手于塙駕斯達

斯。漸爲併吞之計者。不一而足。故波蘭一史家曰。塙駕斯達斯治波蘭以平和。然其所謂平和者。即導波蘭于滅亡之平。

和也。可謂至言矣。

一千七百三十三年。雍正十八年癸丑。奧駕斯達斯二世崩。其子奧駕斯達斯三世嗣爲波蘭王。兼索遜尼選舉公。是王在索遜尼博風流家及愛護美術者之名。而在波蘭。則其治世之才。不及其父。其立也。既由于俄國庇蔭。故政府主權。悉爲俄所掌握。王又常居于索遜尼首府獨列斯典。故獨列斯典名爲波蘭政治之中心。而其實則非獨列斯典。而聖彼得堡也。

奧駕斯達斯三世之女。徐世布。嫁法國太子。路易十五世之子。生三子。長路易十六世。法國革命之亂被誅。次路易十八世。季查爾兒十世。皆昇法王位。

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奧駕斯達斯三世崩于獨列斯

典。一年之間。政黨紛爭。无所統一。當是時。波蘭貴族有兩黨。
一云羅涅威爾黨。以羅涅威爾為之首領。即欲維持代議政體者。是為代
議政。黨一云坐土理斯吉黨。以坐土理斯為之首領。是為獨裁政治黨。蓋
察政體之有弊。欲革為獨裁政體者也。甲恃德法二國之力。
乙則求援于俄國。政黨既分矣。而又有宗教之爭。蓋是時。惹
芻土宗教漸張。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乾隆元年丙辰。其教徒遂迫
國會。發布條例。凡非惹芻土信徒者。不許與公務。即其他重
要公權。亦不唯有。蓋欲壓他宗教徒。使之同猶太之沈淪。三
十年來宗教之爭。日加激烈。而獨裁政治黨屬天主教。代議
政治黨屬基督新教。主張信教自由。
奧駕斯達斯三世之崩也。波蘭例當選舉新王。坐獨裁政黨

代議政黨之競爭。而未定。獨裁政治黨。欲以力制勝。乞援于俄國。當時俄皇爲加太利奈二世。一千七百二十九年生。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崩。蓋自彼得以以來之傑主也。正欲逞志略於波蘭。私喜其請。許之出師。援獨裁黨。遂選立斯達尼羅斯彼尼亞答斯吉伯爲波蘭王。稱斯達尼羅斯塤斯達斯。王坐土理斯吉家之親戚也。爲加太利奈女皇所寵遇。當是王之世。波蘭竟爲俄普塤三國所分而滅。加太利奈女皇欲擅波蘭故援立斯王。

右波蘭建國以降。至最終君主即位。凡一千年間。史乘之略也。爾後。波蘭國會納獨裁黨之議。改有異議而解散國會。第一章參看之弊制。又薄待天主教以外教徒。言不與公權等之事加太利二世。知其不利于俄國也。與普魯士丁抹英吉利諸國

共向波蘭國會痛論箝利信教自由之不可。于是俄國。一則繫基督教徒及其他信教自由論者之心。使之感激。得多植黨于波蘭國會。又置大兵于波蘭。懾服民心。而全廢坐土理斯吉黨之新制。悉復舊法。坐土理斯吉黨素為俄國黨然此所謂俄國黨與者別指為俄國致力者也天主教黨。推克羅哥僧正為首領。痛爭他教徒薄待法之不可廢。俄兵乃捕其首謀。遠竄之西伯利亞。及一千七百六十八年。雍正三十三年戊子俄國全握波蘭主權。左右國會。奧駕斯達斯王。不過為加太利奈女皇部下之一縣令耳。後波蘭竟為三國。俄普奧所分割。斯達尼羅斯奧駕斯達斯即位後之事。更敘述之于次編。茲不備載。

波蘭衰亡戰史

第二編 波蘭分割之近因

第一章 露國女皇加太利奈對波蘭

爲擅恣之舉動

當一千七百六七十年之際。波蘭雖云獨立。其實已成俄之屬國。波王僅如一地方長官耳。與日清戰爭前朝鮮之於清國無異。俄公使列必及在瓦爾肖颺言曰。波王之立。予之力也。益諷波王以廢立之權在己掌中而暗脅迫之也。置兵二萬于國內。蹂躪各地。

大勢既岌々矣。武羅涅吉

羅涅威爾黨之領袖于國王選舉時抗俄國黨被逐者

及其黨羽

當時雖歸波蘭。而亦無如之何。先是普國弗烈的律克大王

一千七百八十二年生一忌俄國跋扈于波蘭也。欲抑制之。而羅渥威爾黨亦謀迎立普王弟顯理親王。爲俄國兵力所脅。不果。至是波蘭王斯達尼羅斯塙駕斯達斯與塙國盟。欲娶其皇女。塙爲普深仇。普王聞之大怒。當是之時。波蘭各州所奉宗教不同。而最有勢力者爲天主教。次希臘教。此二教信徒得任官職。有諸特權。至基督教則稱爲異教。蔑視之。塙駕斯達斯三世之時。雖奪其參政權。而猶許之有軍人之權。有選代議士之權。一千七百六十六年雍正三十一年丙戌國會中天主教徒。既占多數。乃悉奪基督教徒之諸權利。新教徒以其處置不當。向國會請復其權。不允。碎其書。棄之。新教徒猶不恚。再呈書。而國會置若罔聞。于是新教徒憤甚。遂決志以爲寧拋國家。

之利益。不如保護自黨之利益。乃起賴俄國之庇蔭而達其志之謀。

俄皇加太利奈以爲機可乘也。喜允其請。要波蘭公使納新教徒之請。且脅之曰。卿若不從朕所求。則朕之所求。後將無限。俄公使列菲忍亦向波蘭國會曰。我皇之意。蓋無論爲希臘教徒。爲新教徒。應使之悉復舊來之特權。貴國若抗之。則將以兵力從事矣。俄遂增屯兵二萬。更派兵四萬駐屯波蘭境上。

加太利奈二世。生于一千七百二十九年。雍正七年己酉普國勃滅刺尼亞州斯轍丁。父曰奄華爾士。墜爾波斯士公。爲普國陸軍少佐。加太利奈初稱奄華爾士。塑丕亞奧馬斯達。

後來于俄受希臘教之洗禮。更稱加太利奈亞歷塑威那。容姿豐美。才藝卓絕。十六歲一千七百四十五年婚于俄國皇太子彼得不爾士魯威的。及皇太子即位。稱彼得三世立爲皇后。后妬而詐。多權術。廢彼得帝。自即女皇位。尋使其寵臣亞歷士窩爾落弗弑帝。窩爾落弗進毒酒于帝。帝覺其有毒。擲之于地。窩爾落弗竟以手巾纏殺之。爾來三十四年。女皇修政治兵。耀武四方。滅波蘭。服土耳其。震懾歐洲。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元年丙辰崩。其智略於古今女主中稱無雙。英國史家馬加茲尙曰。優與利散別斯女皇遠矣。而其奸惡較之武氏猶過之。俄民眩其勳業赫奕。尊爲大女皇云。濫江民希利米亞戰史

於是波蘭王斯達尼刺斯、塤駕斯達斯會僧正及元老之反對新教者議之。議者大半唱反對俄國之說。王大喜。乃答俄

公使曰。朕將保護吾神聖之教。天主教不敢不努力制限異教。故難從命。

既而十月六日國會開院。屈刺哥僧正塑爾的克起而陳國教。天主教保護之議曰。異教徒新教之所爲。不僅不許其請。而當坐以背國法求外援之罪。僧正陳此議也。議員無不捐私怨而贊成之。

國會既決意反對。而俄公使則百方設計。欲行女皇之意。先訪代議政黨告之曰。是蓋卿等脫羈絆之時也。羅涅威爾黨即代議及索孫尼黨均爲所惑。而其間爲俄國最致力助其奸計者一人。曰波努斯吉。波努斯吉者。素爲僧侶。幼時爲天主教徒。後慕新教徒一寡婦。遂入異教。新教在瓦爾肖逞其詭辯。

人多爲所惑。曰我儕期望。在回復嚮者之權利。廢背民望之國王。而欲達此期望。不得不假露國之援。

是時波蘭王偶提出關租稅及陸軍議按于國會。欲決之。乃廢人人贊同之例。非人人無異議不決議之例爲多數決議。此改革固非不

可。而王不察時機。漫然行之。益不僅無益。而又怒議員之心。於是一月前王黨之最熱誠者。一朝從反對黨。而氣燄益長。

加太利奈益迫蘭教朝廷。增國內屯兵數爲四萬。其勢益張。

異教徒又以一千七百六十七年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二十日集會

于土侖。爲反對政府之盟。雖老人小兒。亦脅迫之。而其數不

過五百七十三名。當時此同盟所印行書中止載三百四十四人姓名其大半係于路揚宗暨

加爾威尹宗紳士及農工也。露國強指以爲波蘭多數輿論。

嗚呼。假手異國。以伸一己之憤。宗國亡矣。于己獨利乎。後有聯俄黨者。盍鑒此而翻然自覺哉。

其他猶有懷不平于政府。與國王絕臣義者。然不加于是。盟不與同盟共事。

同盟所怨于政府其事項如左

曰不公許基督新教也。

曰剝新教徒任官之權及爲公民之權也。

曰剝爲法廷證人之權也。

爲露公使列菲忍之心腹波土斯吉者。欲驅代議政黨與己合。以撲滅坐土理斯吉黨。及禦波尼亞荅斯達之蔑視國憲。且以列菲忍之助誓廢今王黨中爭應之。聚者及六萬人。今

因記事之便。假附是輩以新俄國黨之名。

新俄國黨既爲一大團體。將選總理。而遲疑未決。加太利奈察其意在刺涅維爾。招之。於是刺涅維爾以六月三日至其管地首府維爾那再就前官。且復其家產。

當時列菲忍俄公使示波蘭王以同盟名薄昂然謂之曰陛

下請見之外臣實爲陛下之主陛下之保王位只從順二年耳。王亦知其危。稍從列菲忍之意。列菲忍愍之。未敢輒行廢立。

同盟黨新露國黨之輕率。至此亦稍悟。知俄國之不可信。然不復及也。俄兵一隊屯于刺土莫之傍。大佐某隨刺涅維爾將臨會議。刺涅維爾請其退。大佐傲然示俄公使之命書曰。予不

問何會。當臨其席也。又取一約款于懷。示同盟黨曰。是我皇之所賜。卿等不能異議也。同盟黨觀之。蓋特權回復之外。尙有二款。曰可對波蘭王絕臣義。曰可贊諾加太利奈女皇干涉之權。大佐又作威以迫之。從命。同盟黨且驚且怒。深悔陷其術中。以爲寧解同盟。斷不從女皇之意。黨員百七十八人中。服從女皇之意僅六人。於是露國大佐託言保護。悉監禁同盟黨。以待列菲忍公使之命。

翌日。露國大佐就波蘭貴族所集會築砲臺于會堂前。召服從者六人押署上所約款。命兵卒數人立砲側執火以待。蓋脅之也。會波土斯吉以列菲忍命。任法教師至瓦爾肖先押署諭。自餘黨員亦各押署。然豫記暗語于署傍。蓋要盟弗信。

也。刺涅維爾遂任總理。其他同盟黨員爲大佐所脅。暫留于瓦爾肖。

波蘭王見事不可爲。懼禍。從列菲忍之議。於是各黨一爲列菲忍所左右。刺涅維爾亦幾如被監禁。國事悉歸列菲忍之手。列菲忍乃干涉國會議員選舉事。又自作書迫議員署押。其書曰

予議員自言 茲自署名押印對露西亞女皇陛下全權大使列

菲忍公誓左之數事

一元老大臣代議士外國駐紮公使。其他不論何人懷反

對列菲公提出之事者。決不與交際。

一對前揭人士。一切不交言語。

一不問何事。我議員地方諸貴族之所命令。所勸告。一切

不于國會提出之。

一一切之事。不可悖露西亞全權大使之意。

一有違此誓約者。剝貴族稱號。沒收財產。處死刑。其他處

何科罰。一從露西亞全權大使之命。

噫。露國專橫至此。可謂極矣。

第二章

俄國公使擅拿波蘭正義之士

委員協議會

一千七百六十七年。乾隆三十三年丁亥波蘭國會以十月五日開會。先開會數日。俄公使會各僧正及反對露國政略者諭之。曰無論何人。主張自說以抵抗余者。應无後悔。蓋脅議員之悉默從之也。及開會第一事以立法委員當全屬露國監督者。於是議員中愛國之士。有不憚箝制者。如克刺科僧正塑爾的。克起而駁之。他議員亦反對。列非忍怒。命捕之。流之西伯弗。克刺哥僧正吉約僧正克刺哥教長及其子等爲之首。克刺哥僧正以十月十三日夜與一友讎會。俄兵圍其邸。邸

內有匿道可造于普國公使館。僧正自愧不肯去。見露兵入室。手取同志往復密書投之火。告露士官曰。足下知予歟。足下知予之爲主權者。克刺哥僧正爲塞 昆利亞公故云爲元老爲僧侶歟。士官對以露公使之命。僧正不復抗。從容與士官同行。

此夜志士之罹禍者甚多。若吉約僧正墜爾斯幾。當時崇以爲名僧。實波蘭中興之學者也。嘗捐巨額資財購二十萬部書開文庫供公衆觀覽。其有功于文學不爲少。然露國固不之省也。亦被逮遠竄。

露國旣得志士數人。命兵卒送之波蘭國境。其待遇殘忍苛虐不可名狀。且不許同人相交言。加太利奈女皇諭之曰。若稍變前志。當可得再視天日。然志士精衛之誠。雖石爛海枯。

心終不死。於是遂流之西余利。

露國女皇恐貽虐待志士之譏于後世命禁一切記事

于是波蘭人民見俄之暴橫莫不憤激。元老及代議士將有所論議。相聚謁波蘭王。王恬然視閱文書。方考即位慶節設備之裝飾。聚者乃告王以俄之悖戾。王不從之。唯決遣使俄公使就近日處置求其辯疏一事。使者往問。公使對曰。予于此事。僅負責于我皇耳。不必向他人辯疏也。且囚徒不敬于我皇。以是被罪。國會事務未全決定。則不得放免。且脅之曰。卿等若尙反立法委員設置之議。則不問何人。悉處之死。可使瓦爾肖爲修羅場。

既而國會再開。刺涅維爾以同盟黨首領。就議長席。討議解

所要挾事。同意者甚少。於是以俄國公使命就元老及代議士中選定委員六十名。附以全權。使撰定宗教法律政治特權諸法度。撰定之後。付之國會。只有允諾之權。又該委員非得俄公使之允許。不許闕席。以十四名爲官數。附其過半數。即八名以有憲法議定之權。

列菲忍之威權愈盛。波蘭政治悉歸其手中。波蘭王只畫諾而已。惟一俄公使之命是從。而百方媚列菲忍。以冀其憐

委員協議於菲公使館暨教長邸。第一議異教徒基督新案

件。欲張其氣燄。告新教國使臣即英、普、瑞典、丁抹諸國公使允便宜臨席。而列菲忍就議長席。壓制言論。至十一月十九日議事結。新教貴族回復一切權利。僅無選爲國王之權。

次議憲法改正按件。復與人人決議。有一人不同意者即不得決。其他亦有所釐革。要不足償斯法復興之過。

委員協議會畢。乃召集國會。欲使之允准其決議。而議員列席者極少。自有波蘭以來所未見也。蓋元老率不列席。而里丟亞尼亞代議士。則全不列。此少數列席者。亦多論俄國專僭。普魯士一代議士則論恐迫召集之悖理。而晦其踪跡。俄國黨既議定人人決議制。欲議定其他諸新法。強延長會期。列席議員漸減。不數日不及足數。于是三月五日。國會竟解散。

第三章

正義之士竊圖恢復

俄兵與義徒戰

當是時。俄國橫暴。既達極點。波蘭國命。懸于俄公使列菲忍之手。然波蘭人獨立精神。未全滅也。當于俄人之猖獗于瓦爾肖也。憂國之士。陰聚同志謀恢復。加密越尼克僧正克刺辛斯吉亦爲其一領袖。繼克刺哥僧正志抗露國。爲國人所重。其爲人廷弱。一見如怯懦。而沈勇有百折不撓之志。克刺僧正之創正義于國會也。加密越尼克僧正竊求救于土耳其。土帝答以唯能使壞國局外中立。則必可應援。僧欲正與帝訂約。而以與克刺哥僧正親善。爲俄公使所疑。將同被逮。

捕。僧正急逃。僅得免禍。

加密越尼克僧正既逃。俄人索之甚急。僧正變服爲醫師。或隱于農夫車箱中。僅得脫。從者數名豫迎之。僧正乃共從者裝國軍服。屢欺俄兵。潛到瓦爾肖與黨羽定謀。遂赴維也納。欲得奧國政府局外中立之約。途經齊列西亞。

僧正計垂就。而其所苦心經畫。忽爲一輕躁者所誤。有瓦爾加長老徐設丕布魯斯吉。久爲代言人。嚮見舉于刺動同盟會爲會員。俄公使列非忍素輕之。不以爲意。及與克刺哥僧正親。公使稍疑之。一日在俄公使前不脫帽。時公使亦戴帽。而怒布魯斯吉無禮。欲歐之。布魯斯吉憤之。愛國之念更熾。以加密越尼克之計爲緩也。將別有所規畫。與瓦爾肖諸貴

族謀。或借其兵力。或募其錢穀。計稍就。加密越尼克僧正弟。加密越爾克刺辛斯吉亦與共謀。欲募同志于國中。以起事。潛發瓦爾肖。

布魯斯吉命其三子與一姪居瓦爾肖近傍封邑。代辨內外信問等事。欲定同志集會地于波領俄羅斯首府列於波爾。慮其近易泄。更以禡爲集會地。禡爲波土理亞伯邑內一小都會。距加密越尼克五陸牙。三哩爲陸牙距土爾其國境七陸牙。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乾隆三十二年戊子二月二十九日。同志者集于禡。是爲第一會。乃議脫俄國羈絆之計。當日會者布魯斯吉及其族四人。克刺辛斯吉伯及貴族計僅八人。然發檄數俄國罪募同志。應者三百餘人。

既而同志響應得八千人。遣使土耳其。索遜尼韃靼共聯盟。惟布魯斯吉等慷慨唱義。其志偉矣。然舉動不免太早。當是時。波蘭全國既爲敵所占據。俄兵四萬駐俄各地且其貴族大半無兵備。而欲遞舉事。殆矣。

加密越尼克僧正聞之大驚。且怒其輕舉。欲與之絕。而不忍也。竟赴于維也納。究塞由。法國獨列士典。素遜尼乞援。

俄公使列菲忍聞義徒之舉。大驚。又見其檄文指斥已罪。怒甚。發令欲捕戮之。土耳其人爲之居間。而咎俄人嚮與波蘭有約。而不撤其駐兵。俄公使辭窮。未遑問義徒之罪。會波蘭王斯達尼斯刺斯墮。駕斯達悞同盟黨。倚俄公使請其駐兵。元老中怯懦者亦乞賴俄國保護。鎮撫叛賊。列菲忍喜得口。

實。下令駐兵追討同盟黨。又禁波蘭人民通同盟黨。於是俄兵屢與義徒戰。而常不利。布魯斯吉盛集部兵。慷慨陳大義。鼓舞奮興之。

當是時元老欲與同盟黨有所議。遣莫克刺乃斯吉使于同盟黨。莫克刺乃斯吉愛國者也。竊屬志于同盟黨。而未之全信。疑其妄舉。欲親察其動靜。願爲覘之。謂義徒之力。而可以成恢復也。則王可援之。若其力未足。則不可不爲之圖救護。臨發。王語之曰。朕波蘭人中最切望脫俄國羈絆者也。元老亦附使者以委任狀。聽其認義徒爲同盟黨。以圖免違法召叛之名。

俄國女皇加太利奈二世勅公使列菲忍宣曰。同盟黨者。波

蘭國及波蘭王之敵也。波蘭若不戮力追討。則當大舉蹂躪其全土。於是列非忍不問是否。發俄國正兵七聯隊。哥索克兵七千人。沿道掠奪殺戮。掩擊同盟黨。有告布魯斯吉曰。公子亡矣。公子亡矣。布魯斯吉釋烈曰。吾兒之盡其務也。吾願遂矣。而其第三子加悉密爾布魯斯吉者。年二十一。攘臂奮戰。三逐俄軍。竟以身免。人驚其勇。

莫克刺乃斯吉之所苦慮熟計。既成畫餅。然精誠所感。衆目齊驅。彼不幸犧牲指同盟黨。毫無疑慮也。莫克刺乃刺吉復命于王曰。今之事不忍言矣。不有生者無以圖將來。臣將投身于外。以爲後圖。乃去之佛圖。借佛廷之力。以救國難。同盟黨勢日益盛。乘智母波落機伯唱義于駕里西亞。全國

皆屬望。欲待事機援之。波蘭國民莫不憤俄之事橫。義憤達于九閭。王亦陰聽侍從。暱爾墜亞乃斯吉之計。圖執俄公使。暱爾墜乃斯吉者。與甲比丹斯密斯一千五百七十九年生一千六百三十一年歿英國冒險家也。屢遭危險。僅以身免。嘗到亞米利加殖民地。詳于美國史。同爲冒險家。竊嘗赴東印度。從佛軍爲之戰。又倣歐洲軍制。編制齊李兵。遊亞米利加。葡萄牙西班牙歸而仕波蘭。爲人摯誠而愛國。見俄國橫暴。慷慨不自禁。辯護同盟黨。決意欲執列菲忍。事未成而發覺。乃逃去。密謀已敗。列菲忍益怒。令其軍嚴勦同盟黨。於是波落機伯料以衆寡不敵。遁于土耳其。俄軍又欲勦同盟黨之在禡者。進擊之。哥索克兵在洺克黎尹。騷擾民居。殘酷無狀。是皆出于俄政府之指揮也。

布魯斯吉欲收波落機伯之敗兵。躬赴駕里齊亞。俄軍窺其亡。欲襲禡而一舉陷之。禡之爲地。堡塞不固。壘卑溝淺。不可當大敵。同盟黨殊死戰。嬰守之。同盟軍中有僧馬克者。信教者也。曰吾儕皆爲宗教戰也。戰時則身先士卒。俄軍砲將發。僧登城結十字印。偶砲身爆裂。城兵見者。皆奮躍感其靈驗。呼曰上帝護我軍矣。

當時俄國大砲極粗惡。臨發彈往々破裂云。無幾時。同盟黨中有異論。而決死之勇。亦不奏効。僅數日而都城陷。同盟黨一千二百名被鎖繫。送致俄國。

第四章

露土兩國之戰

同盟黨之動靜

波蘭抗俄之精神。發動于波蘭全土。里丟亞尼亞、克刺哥、及瓦爾肖附近。碌々沈等各地。新結同盟黨。而克刺哥爲其總集會地。以故人員亦多。六週日間。與露軍相持。當是時。同盟黨得一絕好機。則露土之戰是也。波土里亞之境。有小都會。名勃爾達。屬土耳其。以一小河與波蘭爲界。其太守嗜哥馬。駕者韃靼人也。自少即仇視俄國。欲以土軍侵之。常窺其機而未得。至是。從佛國公使之勸。招同盟黨之潰散者。入其地。欲因以誘致露軍爲口實。露軍見同盟黨遁于

問。追擊入勃爾達。遂陷之。屠殺土耳其人而退。喀哥馬加竊喜。馳使于君士但丁堡。奏其顛末。土帝乃召駐箭之公使責問。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乾隆三十四年戊子冬。土軍韃靼軍相聯入新塞爾維。虜三萬五千人以歸。新塞爾維。俄國曩所奪之地也。同盟黨聞報。勇氣倍蓰。布魯斯吉自其潛伏地莫爾茶維亞地名。歸。再謀回復。然輕信韃靼太守。喀哥馬駕爲俄軍所乘。被捕。又里丟亞尼亞同盟黨。以刺涅維爾貂克伯等爲領袖。同盟者日益衆。其他欲因俄土形勢決進退者亦多。如奧普兩國互相箝制。各治兵二十萬整戰備。以待俄土兩國交涉。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俄土再接戰。先是。土軍敗績。俄軍入莫爾茶維亞。逐土軍。略儲西母。然俄軍不過一時捷耳。

後遂爲土軍所驅逐。俄軍又與同盟黨戰。未有勝敗。時愛國者布魯斯吉一家皆死。獨存加齊密爾。僅率十人。遁于匈牙利。是時土耳其本隊三十萬人。進莫爾荼維亞。將入波蘭。波蘭懼土而不異于俄。加密越尼克僧正時在澳國西列西亞州。堙士丁。西列西亞同盟黨本營。堙士丁僧正所潛居也。寄書彼落機伯曰。逐俄人而招土耳其。是猶狼去于前。虎逐于後也。波落機伯躬至土軍。欲使之轉而向俄地。勸甚力。土軍總督魔法滅土越閱。賣絹行商也。才幹爲衆所許。然未嘗習軍事。不知兵略。越閱之于波蘭。蓋同于俄。其方略爲剿滅主義。越閱之意如是。其不利于波蘭明矣。而波落機伯猶對土軍總督魔法滅土越閱篤篤曰。我同盟黨屢蒙相援。不勝感謝。今日事急

矣。望賜一助。藉貴國之力。俾敵國得以恢復自由。則幸甚。土將顧左曰

彼以吾爲不知土耳其歷史者乎。宜教之。我政府不援異教徒者也。基督教徒即波蘭人又臆吾國屢苦波蘭人。予今方將與彼僞基督教國訂盟也。

又語左右曰

彼等所謂自由者何耶。無法律而生息之權利耳。

於是波落機與土軍總督約。土軍及韃靼軍一隊。屬于土耳其皇子。當向尼伯爾河。同盟黨師援兵同進以自衛。總督率本隊遠入卞兌以偵敵軍動靜。當是時。俄軍將攻儲西母。斯尼底爾河。同盟軍及土軍分隊自此進。俄軍日相近接。而彼此

皆未之知。既而兩軍相遇。出其不意。砲轟而土軍潰。蓋土多生兵。不習砲戰。見敵軍巧用砲。大驚。以爲有妖術也。故未戰而潰。

此役一土將爲俄軍所擒。請俄將曰。願觀彼運轉自在轟擊之神砲。土軍之以妖術視砲。可見矣。

潰兵到儲西母。合于波落幾所部同盟軍。

七月十四日。俄軍圍儲西母。又封鎖海港。以困同盟軍。波落幾沈勇善戰。軍中皆致死。越三週日。俄軍不能陷。土將莫兒茶曼茲率兵四千來援。皇子亦接俄軍侵入之報。回軍向儲西母。俄軍料不敵。乘夜濟尼斯底爾河。撤橋梁而退。是役土軍總督諾哥馬駕死。莫兒茶曼茲襲任總督。乃命作假橋。將

濟河。先發檄慰諭波蘭人。使之無異議。於是總督率兵六萬發。九月十六日。濟尼斯底爾河。追擊俄軍。少有利。會大雨。連日。河水漲溢。軍中相譁。河流急激。假橋將壞。于是皆狼狽思歸。全軍動。及河方濟。假橋不堪砲重。忽圯。未濟者六七千人。四潰奔竄。土軍氣沮。不能支。遂大敗。俄軍陷儲西母。莫爾茶維亞之路復通。

土軍之敗也。同盟黨氣勢復一變。方土軍之屢捷。波蘭全國到處皆仰同盟黨。然以未見全勝。人民未至悉手兵器。忽接敗報。其疑懼失望。寔有可悲者矣。然愛國志士。雖見其黨更減。而不少屈。地方同盟黨首領及代表者。以十二月初會于比越刺。又稱比律舉克刺辛斯吉伯爲波蘭王國總理大臣。波落

幾伯爲陸軍元老。又以貌克伯爲二伯之副。

比越刺一名比律。在西列西亞邊境。一都會也。半屬波蘭。
半屬西列西亞。

波蘭王猶擁虛器。部下有兵七千人。然只供宿衛。無實用。露公使列不忍斯時既召還。而其壓制政略。仍存舊態。以是公使去後。波蘭朝黨所得自由者。唯有中立于局外。傍觀俄土相爭之一事耳。

及冬。俄軍畏寒返。波蘭新任俄公使勃爾孔斯吉齡垂古稀。不苛刻。其處置同盟黨不如前任者。列丕忍馬之酷。只禁波蘭內地同盟黨之交通。聯絡于比律會場者耳。

愛國之士久憊于戰。辛苦備嘗。而獨立精神不爲之萎。雖驅

逐如野獸。虐待如囚徒。顛沛流離。不可名狀。然或抄軍資于村落。而藏之林中。或奪梵鐘于寺院。而鎔爲彈丸者。所在多有。所謂石爛海枯。不逾其節者歟。嗚呼偉矣。

比律同盟黨慮其地不安固。易被俄國侵襲。又以內地同盟

黨之聯絡已斷。更移其會場于匈牙利國。究斯百黎斯。又以

其軍占領赫巴西晏山道。偶獨逸帝徐世布二世馬里亞底列撒女皇之子

訪山道。見貌克伯等諸士。貌克伯以翌日候問帝。有所謀。然

事竟不諧。一千七百七十年。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同盟黨攻距瓦爾

肖四十陸牙一都府。百土律哥。漸迫瓦爾肖。戰不利。復退于

赫巴西晏山道。出沒近地。屢爲小戰鬪。

究之。同盟黨在當時。實代表波蘭國精神。而其起也。既不過

于一時之奮。而真正獨立精神。則尙運動于冥々之間。以待時機。如空百黎斯小會場。亦待恢復之期。佇望露土再戰。欲乘其機而有所謀。

波蘭衰亡戰史第三編

第一章

俄軍大舉攻土耳其

希臘圖脫土耳其羈絆

一千七百七十年。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俄軍大舉。欲戰土耳其。分兵二。一軍自莫爾茶維亞進。一軍自新塞爾維進。又分海軍二。一航地中海。一自黑海入達爾達寧斯海峽。四面齊向君士但丁堡。圖覆滅之。此時希臘亦欲脫土耳其羈絆。戮力于俄爲伐土計。

希臘介在伊太利土耳其間半島國也。叢爾一邦。勢力微弱。然三千年前。則學問高尚。技藝精妙。字內各國莫能及

之者。偉人輩出。摸範百世。爲歐洲開化之本源。及羅馬勃興。歸其版圖。羅馬亡。爲土耳其所併。數百年間。屬于土耳其。土耳其政極苛虐。希臘人不能堪。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壬辰脫其羈絆。爲獨立國。濰江民萬國地理

俄國是舉。非一朝一夕之謀。蓋遠出于彼得大帝之遺訓云。世傳彼得大帝遣訓其後嗣云。汝等圖擴我國版圖。北自波羅的海邊。南至黑海沿岸。勿寸時忘斯謀。由君子坦丁堡窺印度。蠶食其土地。欲達此志。或敵土耳其。或敵波斯。備軍艦于黑海。漸取黑波二海。以迫波斯。入于波斯灣。力若可及。則於叙利亞。在亞細亞土耳其恢復昔時東洋貿易之利。突進印度。世界寶庫一得。則英國之強不足悞也。

右遺訓。未審其真僞。然大帝及女皇加太利乃二世。其政略如合符節。所謂遺訓者真矣。尼古刺斯一世。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崩亞歷山二世。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生皆一其揆。由是觀之。俄國之志可知也。澁江氏希里米戰史

是年二月。俄國艦隊長斯彪利突布率一艦隊進于百路本寧撒斯海岸。五月初。空爾芬士頓所部艦隊亦來合。空爾芬士頓蘇國人也。誓于俄皇。以占領達爾達寧斯海峽。途經倫敦。留談君士但丁堡砲擊之策。無所隱。且言達爾達寧斯之險。吾人過之。易如飲麥酒。七月五日。擊土耳其艦隊于齊於海峽。燬二十五隻。向達爾達寧斯海峽進航。百路本寧撒斯設散利及希臘皆見露艦來。起兵應之。

俄國艦隊忌空爾芬斯頓。于是俄艦獨泊海上。吹角以慰無聊。他艦無應者。空爾芬士頓恚。辭其職而歸。

史家評曰。是役使俄國艦隊不相猜忌。斷然從事攻擊。則土軍必一敗塗地矣。當時土軍不備。南方露艦之來。實出其意想外。世傳土耳其首相不料露艦襲南方。聞佛國公使之警告。指地圖謂之曰。君見敵艦。固無自彼處來。此處之理。予唯恐俄艦北來。豈有南米之虞耶。土國之不備于南方可知。

俄國艦隊不相和。自誤戰機。未試一擊。留于巴路斯島。以渡冬。希臘人不能忍。以此年全整戰備。

俄國陸兵分二軍。其一軍以六月下旬自新塞爾維進。出尼

斯底爾河畔圍兌。又一軍不過一萬七千。入莫爾茶維。擊土軍十五萬于多惱河畔。破之。九月二十六日。陷卞兌。十月。略伊斯米爾。

第二章

普國弗列溼律克大溼與獨逸帝徐設布二世會

同盟黨漸衰

土軍之敗。同盟黨之不幸也。同盟黨既遭此不幸。又現一非常之凶兆者。則普獨兩主之會合是也。

先是俄土之戰。壤國以俄國擴版圖爲破國勢平均。唱異議。普國亦恐壤露兩國之加版圖失均勢。有所謀。普國弗列溼律克大王。以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乾隆己丑八月二十五日。與獨逸帝徐設布二世會。翌年九月三日。再相會。土耳其之使者亦

與會。乞調停俄土。

當是時。依然扶同盟黨者。獨有法。法相齊瓦需爾公。一千七百一十五年歿給軍器于土軍。又命答烏禮與同盟黨會給巨金。一千七百一十五年歿事在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乾隆戊子答烏禮復命告佛相。以同盟黨不能成効云。乃又命士官十人至十二人入同盟軍中。至是年。七十法相又送助金于同盟黨。每月六千述喝土。一述喝土當凡我二圓二十五錢命維也納駐劄領事需命送致之。又以需武禮爲同盟黨顧問官。且囑其助同盟黨從事戰爭。於是需武禮以八月到空百里斯。使各地同盟黨一致聯合。

據需武禮報告云。當時同盟黨施刺伯瓦留斯吉部下。凡一千五百人。其首領部下。一千人。墜連馬及布路斯吉部下。四千人。或五千人。皆時有增減。難得其詳。

墜連馬選爲波蘭大將官。嚮之屬圖入于其地。

同盟黨議會。布告波蘭王闕位。使諸官衙悉記錄之。又黨員三人。到瓦爾肖王宮。其一人從正式呈書于波蘭王。王以爲請願書。受而閱之。則同盟黨議會與王召喚狀也。方讀。三人既混入群中。逃去。

布魯斯吉以一千七百七十年。

乾隆庚寅

八月下旬。發空百里斯。

據于瓦爾太河畔善斯土哥一寺院。七十一年。辛卯一月。露軍四千圍之。同盟軍衣服不給。北風激烈。多着襯衣一。每戰。奪露兵衣。軍中悉服俄服。俄兵死者一千二百人。竟解圍去。自一千七百七十年冬。至翌七十一年。爲同盟軍最盛最強之時。悉占形勝。彈藥糧食。最富。

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俄土之戰。同盟黨不至毫受其利。四月開戰以後。俄軍常有利。土軍連敗。兵力疲弊。士氣沮喪。於是倚普墾兩國。至五月三十日。乞和。全年海戰則兩軍共無所得。僅致列曼土貿易衰替。而損害于基督教回教諸國耳。同盟黨在一千七百七十一年初。屬布魯斯吉部下者騎兵五千人。屯于匈牙利國境克刺哥伯之邑。屬墜連馬部下者騎兵四千人。屯于瓦爾多西方大波蘭之地。守善斯土哥寺院。步兵八百人。其餘部屬不定者尚多。又在利丟亞尼亞整戰備者凡三千人。

以上諸軍。皆被佛國顧問士官需無禮操練稍熟。較之去年。其數雖減。其力則加。然佛國首相施瓦需爾公。以一千七百

七十年十二月罷其職。曳堯公代之。需莫禮脫首相之檢束。稍張權威。將收同盟黨公會之權于己。偶布魯斯吉爲露將。斯瓦路三千兵所襲。敗走。需莫禮不願其聲望極詆之。未久。需莫禮亦敗于克刺哥附近。郎茲哥。又稱郎克路奈自是聲價頓墜。同盟黨中亦無願之者。

需莫禮敗走事在六月二十二日

需莫禮欲掩其過。故誹同盟黨。言彼輩無可保護。不如息戰也。無幾。佛相召還需莫禮。以維於迷尼爾男繼之。

吉丁佛國史曰。一千七百七十一年八月。維於迷尼爾男率土官數名。發巴里向波蘭。助同盟黨。

維於迷尼爾男不甚重同盟軍。其報本國書云。

同盟軍軍無紀律。無秩序。且有疲弊之色。兵卒不能得俸給。有裸體者。糧食器械皆粗惡。操練亦甚不熟。同盟黨之軍。騎兵六千二百人。步兵一千八百人。占領自匈牙利國境。稱那維多具地至波先之外方。瓦爾多約百四十陸牙間一線之地。之同盟軍。合步騎兩兵約一萬五百人。近衛兵五千人。屯于上揭兩地之間。其他露軍在里丟亞尼亞者。約三千人。同盟軍亦三千人。

第三章

俄軍極殘酷

埃普兩軍入波蘭

同盟黨謀擁波蘭王不成

先是。瓦爾肖駐劄俄公使未爾君斯吉召還。散爾土連代繼之。至瓦爾肖。散爾土連爲人殘忍。稱同盟黨爲盜賊奸徒。命各軍司令官曰。同盟黨俘虜勿以俘虜待之。須以罪囚遇之。司令官遵命。佛國士官白爾哥兒記其實況曰。

俄軍到處恣掠奪。殘忍醜鼻之行。予目擊之。彼軍以車五百輛。積載劫掠物。輸送本國。

俄國陸軍大佐蓋列維子稱尤殘暴。虐待同盟黨。視其苦痛

以爲愉挾。印度暴君素羅奢荼宇羅不是過也。白爾哥兒又記其所實見曰。

蓋烈維子大佐之虐殺俘虜。斷手截足。高其軀肉。強入其口中。至其顏貌不適意者。則寸斷之。目擊慘毒之狀。而以爲無上快樂。真人面獸心也。

人面獸心不止蓋烈維子大佐。凡其將校。皆同此技。獨司令長官威麻翁屬例外。公使散爾土連不喜。圖革其職。

波蘭王嬖臣等亦欲邀寵遇。極詆同盟黨。附以惡名。其遜里具捺克者書中有言曰。罔上誣君。即國家之賊也。作謗書誰欺。不問而知之矣。弗列查作波蘭史。鳴其冤曰。嗚呼。世之誣義士爲亂黨者。踵相接。可勝嘆哉。夫人臣忘殺身之禍。以身

殉。國。家。之。難。斯。亦。豪。矣。乃。目。之。為。叛。黨。為。草。賊。獨。立。之。旌。也。正。義。之。士。也。而。被。以。惡。名。彼。之。以。國。為。何。如。哉。碧。血。所。昭。百。年。後。精。靈。自。現。彼。狂。吠。者。則。何。益。矣。則。何。益。矣。

維。於。迷。尼。爾。佛國見于前章 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乾隆辛卯 末。於。其。雜。錄

中。記。曰。同。盟。黨。萬。事。既。失。望。只。屬。望。俄。土。之。未。戢。干。戈。耳。先。是。獨。逸。帝。徐。設。布。二。世。之。訪。同。盟。黨。本。營。也。同。盟。黨。屬。望。之。希。得。一。助。然。不。遂。一。千。七。百。七。十。年。乾隆庚寅 波。蘭。又。為。奧。軍。所

侵略。失。蟄。布。斯。之。地。

蟄。布。斯。曷。巴。西。奄。山。間。一。小。州。有。十。六。小。都。元。屬。于。匈。牙。利。一。千。三。百。八。十。七。年。明朝洪武丁卯 為。抵。當。物。遂。歸。于。波。蘭。之。有。

波蘭王斯達尼士刺斯。塙駕斯達斯亦憤塙國不法。送書詰之。翌年。塙國女皇馬理亞的列散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十一月益進軍。普國弗列涅律克大王亦恐他國着先鞭。西北自齊列西亞入。進波先及土崙。騎兵四千。以馬匹購買爲辭。至尼斯的爾河布營于河畔。是爲一千七百七十一年末情狀。當是時。同盟黨中斯隊漏允斯吉欲擁波蘭王之布魯斯吉。布魯斯吉不聽。然心有所冀。亦不唱異議。言曰。足下若能保吾王無恙。則予必贊成斯計。斯隊漏尹斯吉曰。惡何君言之不類平生也。予欲危王。則可危之機殆二十餘矣。然而至今日者。實不欲危之也。抑予之欲擁吾王者。將有以利于吾黨也。

於是布路斯吉默計其計。而獎憑之。乃定策。期十一月三日行之。豫設誘俄軍。于是俄軍駐瓦爾肖者僅二百。斯隊路尹斯吉偵知。此夕國王自叙父邸還宮。思邀之途。比九時三十分。車駕出邸。陪乘者二人。侍從馬丁各二人。近衛兵僕又各二人步而扈從。斯隊路尹斯吉豫部署同志者爲三隊。第一隊襲前衛。第二隊擁執國王。而伏第三隊于府外。比刺尼林中王至。第一隊襲擊近衛。忽殪二人。第二隊直進。從者惶駭。不知所爲。同志者決死奮鬪。從者不能拒。於是移王騎馬。合隊。急奔于豫期之地。

既而出瓦爾肖府。行未幾。有一講路。無可通。跳而過之。王馬傷脚。不進。倉皇之際。前隊與後隊相失。時夜闇不辨咫尺。又

滔沼澤隊中亦互相失。王獨與同志隊中哥辛斯吉留。哥辛斯吉者。有勇名。此舉也。斯隊路尹斯吉實託以擁執及護送之事。及此怖王威。蹶踏不復似平日。叩頭自稱俘虜。王乃入路傍磨舍。致書于瓦爾肖。召近衛兵四十人。天未明。衛兵來護。同盟黨爲哥索克兵所逐。其一人竟死之。而哥辛斯吉以怯懦反側全其命。且以救王之故。厚享恩賞。

惡同盟黨者聞此報。欲益傷之。聲言曰。彼黨大不敬。此舉實圖弑逆也。

第四章

俄奧普三國聯合

同盟黨解散

茲事傳播四方。王既親目義徒無犯意而。猶自謂辛得免也。且自飾其勇。詔曰。朕悔不與同盟黨至鄴斯土哥城。朕若至。必當使不平者翻其志。果然。亦一世之榮也。

于是外人亦交祝王之免禍而。益宣傳同盟之逆謀。盖有所圖也。

既而義徒二人被捕處死刑。其餘未就縛者。亦認定其名氏。宣告當處死刑。布魯斯吉其一也。

于是義徒勢力頓衰。所在斥以爲叛徒。爲弑逆。幾無容之者。

嗚呼。波蘭之禍。蓋虎狼狐鼠之術致之歟。亦自取而已矣。維
於迷尼爾。佛國士官見前章及其部下少數人士。向同盟黨勸死戰。布
魯斯吉兀散哥斯吉墜連馬等以六千兵據鄴斯土哥。至大
波波維荼瓦一帶之地。佛國士官射慈以二月一日夜襲克
刺哥城。拔而據之。然而大勢一蹶。竟不能挽回之。
同盟黨公會以三月十八日發令于大波蘭駐屯兵。命聯合
以擊俄國分隊在彼得哥者。墜連馬不應命。遷延間。普軍益
進。大波蘭至瓦爾達迫同盟黨散。於是同盟黨諸軍在此地
者率皆瓦解。普將墜兒的子致同盟軍將校書曰。

十六日所賜書。問斯茲里哥弗令等附近地糧食徵奪之
事。此事本出我王之命。不敢疏明其次第。望諒之。又布魯

袁士達土刺維子等諸市。及其週圍地軍隊撤退之事。所以告貴黨。亦王命也。又有命此事宜告墜連馬將軍。敢望急速措辦。勿貽後日紛紜。專此照會。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墜連馬舉止不唯可疑。其反覆之迹徵之各事。顯然不可掩。維於迷尼爾記是事有言曰。

察墜連馬心事。蓋欲計一身無事。而率其所部投于普軍耳。此皆足以致同盟黨瓦解者也。當時皮維涅幾君到自波蘭。語予云。普軍本月^四二三兩日。攻布魯素斯達土列那。斯茲里三市。駐屯墜連馬軍。是實普軍將至之前形也。不日其右翼當現于克刺哥。其左翼當現于亶智丕云々。

事經數日。墜連馬即上辭表於同盟公會。又向俄公使前。乞其大赦。不旋踵。又接維也納代表者。嗜弗魯那斯吉公之報書。謂奧俄普三國。既結盟。將有事於波蘭。四月二十二日。奧將。越斯的爾發氏。果率一萬軍。由匈牙利而來。陷克刺哥城。諸隊兵皆潰。同盟黨由是瓦解。波蘭亦由是長亡矣。於是同盟黨之領袖者。往々遁迹海外。有若布魯斯吉氏。則入於美洲。向者散勃奈地之傍。自由旗則翻々動目。自由鐘則洋々盈耳。從此則銷聲絕迹矣。雖有愛國者數人。曾會於巴威國之弗魯那地。鳴三國師出不義之舉。聲告歐洲各國政府。辭色未嘗不壯。其誰省之。其誰省之。同盟黨之運命如此。讀史者未嘗不掩卷三嘆。見其衷情之

可嘉。尤覺其垂敗之可悲也。世不加察。有加以不法之徒。蒙以叛賊之名。豈不誤之甚耶。溯其舉兵之理由。如左。

(第一) 擅捕議員。解散議會。侵奪人民自由之事。

(第二) 外國人跋扈跳梁。侵攬主權。波蘭不能獨立之事。

(第三) 國民中克負重任者。悉遭逮捕之事。

大項如是。且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九月十二日。近衛將軍之檄文。有曰。外敵之來。吾波蘭自率軍以拒之。此吾波蘭從來所有權利之一者也。嗚呼。同盟黨。是實行此權利。而百計蹉跌。未竟厥志。從此被分。後之讀史者。以彼等之故。雖欲不悲而不得也。

波蘭波衰戰史第一册終

明治卅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印刷
明治卅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行

定價二角半

編輯者兼
發行者

東京市本郷區丸山福山町十五番地
譯書彙編社

印刷者
酒井平次郎

東京市淺草區黑舟町二十八番地

印刷所
東京並木活版所

東京市淺草區黑舟町二十八番地



311132

